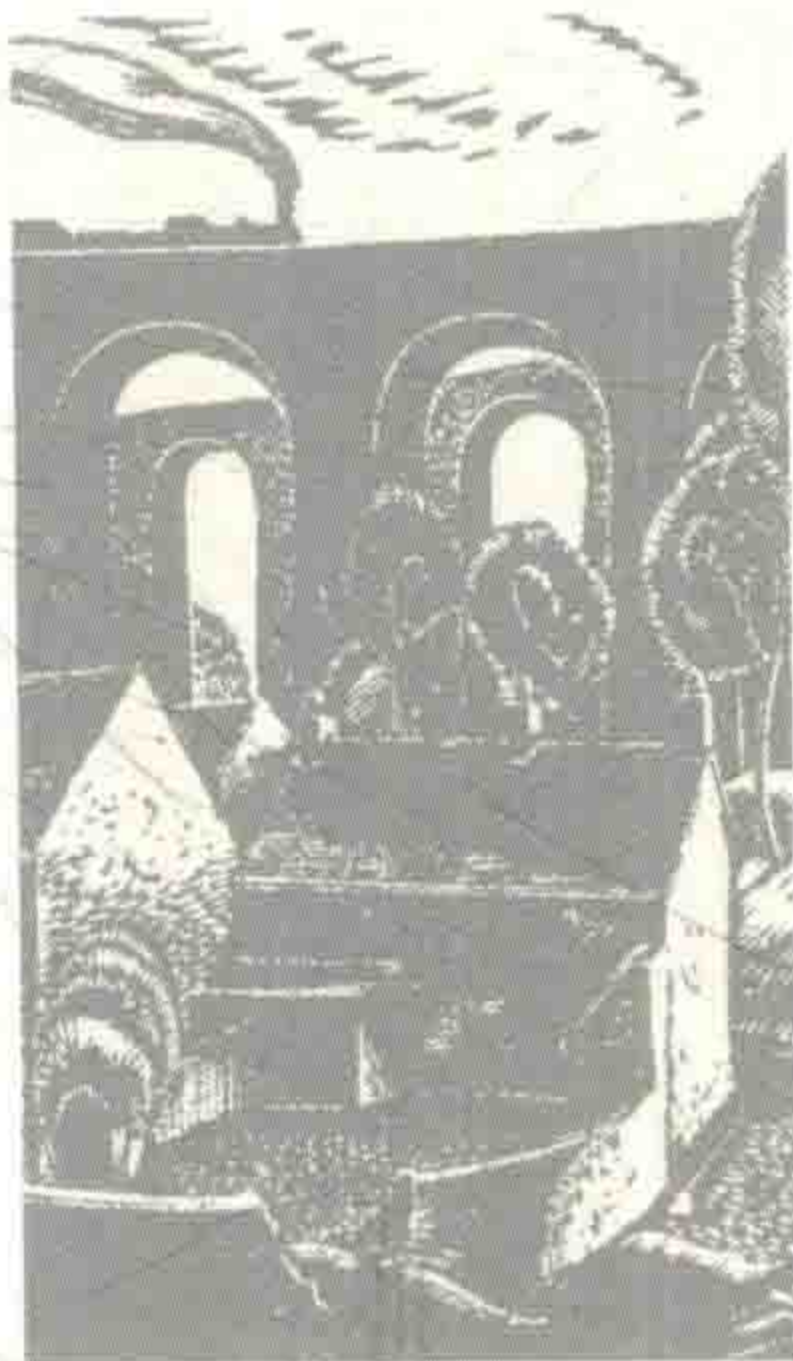


历史人类学小丛书



Pocket Series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身份、国家与记忆

西南经验

温春来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身份、国家与记忆

西南经验

温春来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温春来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

(历史人类学小丛书)

ISBN 978-7-303-23209-3

I. ①身… II. ①温… III. ①民族历史—研究—西南地区
IV. ①K2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2690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SHENFEN GUOJIA YU JIYI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240 mm 1/32

印 张：11.75

字 数：16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00 元

策划编辑：宋旭景

责任编辑：曹欣欣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温春来

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史、明清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主要著作有《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主编）等。

目 录

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	1
“五族共和”之外	31
西南“国家传统”	265
从选择性共同体到普遍性共同体	331
余 论	357
后 记	365

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

我青年时代读过的书，大多已如过眼云烟。1996年夏天的一次阅读，却穿过二十多年的时光，宛若眼前。那时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大三，岭南六月酷暑，无所事事，我借了一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躺在宿舍随便翻翻以消遣夏日。蓦地，两段文字映入眼帘，锐利地刺激着我半睡半醒的神经：

欧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来，一般地说不会多于中国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国更多的民族也是问题。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

10 亿欧洲人分成约 50 个独立的主权国，而 10 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 1 和 50 的差别，就不能忽视。

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①

简明扼要而又洞察入微的中、欧对比，深刻地呈现出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长期维持着大一统体制的独特性。这难道不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吗？我陡然间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浮想的内容而今已渺不可寻，但那一片刻的少年激情，使我多年后“合理化”地回眸往昔之时，会把这次偶然的阅读视为自己学术人生的一个起点。不过，彼时的我对此毫无意识。瞬间的兴奋消退之

后，这个问题也迅速隐去。我对未来很懵懂，记者、公务员，是我隐隐约约的职业理想。

三个多月后，与黄国信老师一场随意的谈话，不经意间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冒出了考研的念头并付诸实施。何其有幸，我成了黄启臣、刘志伟、陈春声三位老师的学生。入师门后，我很快发现，那个年少时曾拨动我心弦的问题，竟然是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主要关切之一。

五年的读研生活恍如昨日。在陈春声、刘志伟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2002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6年后该论文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②该书讨论的是中国传统大一统结构的性质，问题很宏大，但不是从抽象的思想中寻求答案，而是在具体的区域社会史脉络中探寻可能性与现实性，论证思路如下：

西南地区有着深厚的“国家”传统，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已发现这里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政权，同时还分布着众多无君长统属的人群。宋代，这里也并非只有一个大

理国与中央王朝对峙，仅在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与中部，就有“娄素”（20 世纪 50 年代识别为“彝族”）建立的十来个地方性政权（彝文文献称其为“勾”，汉译为“君长国”），我将此概括为“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是为我整个研究的起点与前提。^③由此提炼出一个问题：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与意识形态，如何在一个具有自己的政权、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换言之，这类社会如何进入中国大一统秩序？

从上述问题出发，我选择位于贵州西北部地区的水西、乌撒两个勾政权为研究对象，考察它们从宋至清被逐渐整合进王朝国家的过程，并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意义。我的一个观念是，理解中国历史的概念与范畴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与话语中去探寻，以期贴近历史当事人的心态与观念；同时又要具备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相关理论对话的可能性，以免陷于自说自话、故

步自封的境地。因此之故，该书极其重视彝、汉史料中那些精练而富有内涵的词汇和短语，诸如汉文文献中的“版图”“族类”“异域”“新疆”“旧疆”“羁縻”，以及彝文文献中的“彝威”“彝荣”，等等，经由对它们的深入诠释，我得到了理解南方非汉人群进入大一统秩序的一些粗浅认识。

一、“版图”：与赋役密切相关的人口与土地的集合体

我抓住的最关键概念是“版图”。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我国的西南疆域，自汉代就已大致奠定，但依古人的叙述，情况却有所不同。例如，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改土归流之后，官员们称播州进入了“版图”，名其曰“新疆”，即新的疆土。60多年后，吴三桂平定了黔西北的水西土司，官员们又云，水西是国家的“新疆”，有

诗曰：“济火（水西土司的先祖）无遗族，山川隶版图。”又过了 60 多年，雍正皇帝在滇东北、黔东南用兵之后，官员们再弹老调，称这些地方成为国家的“新疆”，而 60 多年前平定的水西以及更久之前平定的播州，则属于国家的“旧疆”。这类论调不独西南为然，例如，康熙年间收复台湾后，也说台湾是“新疆”。

是古人错了，还是今天的历史地图错了？其实都没有错，因为古、今语境中的“疆”与“版图”，含义迥然不同。今人依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国际法为依据，将国界线以经纬度精确描述并划定，线内，就是国家的“版图”和“疆”，这纯粹是一个土地的概念，与人无关。每平方千米聚集上万人的特大城市，同高原、沙漠的无人区一样，都是国家神圣版图的一部分，国家的主权没有任何差别地投射在这些地方。

中国古代的“版图”，则主要是一个赋役概念。税收是国家的本质，依其情形，中国古代人的视野中有三类地

区：其一，所有人户在制度上均要向王朝缴赋应役，是为“编户齐民”之地；其二，只有一个人或一些代表向王朝缴赋应役，是为羁縻区域，如大部分土司地区；其三，所有人都不被要求向王朝缴赋应役，是为王朝的“异域”。在古人的观念中，第一类地区就是国家的“版图”。因为人是赋役的主体乃至客体，所以中国古代的版图，就要集土地、人户于一体。正如清朝人所云：“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简言之，某个地区的土地、户口登记于官府的册籍，这个地方就是国家的版图，而登记当然就意味着赋役。

二、从“异域”到“旧疆”

至迟在明代，“版图”在许多情况下已被用来界定王朝的“疆”。当上述第二、第三类地区进入“版图”，变成

第一类地区时，常常被称为“新疆”，并且一般不再被视为“化外”——尽管“化外”一词的使用存在着随意性。^④随着“夷”、汉族类的交往与互动、对正统儒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深化，“新疆”的人群在礼俗、文化上被认为呈现出“与民人无异”的趋势，而他们自己亦不断通过各种策略，建构更加符合王朝正统的身份与认同，“新疆”由此逐渐被视为“旧疆”。要言之，“新疆”的关键在于“版图”，而“旧疆”则进一步强调礼俗。未入“版图”之地可分为“异域”与“羁縻”两类，前者指中央王朝连名义上的统治都不能维持，自然也没有人缴赋应役之地；后者意味着当地首领向王朝表示效忠，并受制于贡赋制度，但地方原有的制度与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维持，而且当地人群也大都不是王朝的编户齐民。

乌撒与水西两大君长国的兴亡史，展现出“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的完整过程。西南许多地区的历史都与此相似，如乌蒙、芒部、东川等君长国。当

然，一些有相似历程的区域在文献上并未直接使用“新疆”“版图”一类词语来描述，历史也不一定按线性序列发展，中央王朝在许多边远地区的秩序建构可能会略去其中的一些环节^⑤，并且古代官员士大夫们使用这些词语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无论如何，从历史文献中发掘出来的这些词语，提供了一个理解传统中国大一统秩序如何在南方扩展的有用模型。

三、“内部边疆”的消解^⑥

这一模型，揭示出观察中央王朝开拓西南的新视角。元朝灭了大理国后，原拟将西南族类尽收“版图”，眼看抵抗甚烈，又改而承诺，那些君长、酋长们只要投诚归附，即可“官不失职，民不失业”，由此建立起了土司制度，改“异域”而为“羁縻”。明兴，对待各土司“踵元故事”，继续维持羁縻秩序。深入的区域史研究揭示，

元代以及明初，王朝在西南非汉族类地区能实际控制的，也就是能让当地百姓缴赋应役的，主要是交通线和城市。明朝人万士和描述乌撒一带：“军屯之外尽夷方，夷妇同争鼠马场。”黔抚郭子章亦称：“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

因此，当时王朝在西南非汉区域的“版图”，是一些线，一些带，加上一些零星的点。这样，历史地图集上的南方边界，我们或可称之为“外部边疆线”，它大致勾勒出了王朝设官（包括土官）统治的范围。在其内部，依中国古代的疆域观念，还有不少人群游离于王朝“版图”之外，形成了许多“内部边疆”。从“异域”到“旧疆”的历史，就是内部边疆逐渐消解的过程。与此相应，王朝的“版图”不断扩大，从线扩展为面而且面的范围日益拓展，到了清代中期，西南地区尚未进入王朝“版图”的，只剩下一些零零星星的点了。